

羊山的水井一般都是露天的，多开凿于明清两代，主要有天然泉井、竖直筒井和汤勺深井三种类型。水井旁常见石盆石槽，底部有排水孔，使用时用布或稻草、树叶堵住即可蓄水，供小孩洗浴，也常用于洗瓜菜、洗衣服或饮牛、饮羊。

汤勺深井最常见

羊山的天然泉井，东北和西南有较大的区别。

东北天然泉井多出于江边的石岩中，如潭谢村的博井、仁三村的道沙井、博让村的仙井、新联的旧沟泉、雷虎的仙井等。这些井泉出水量大，常年不涸，泉水清澈甘甜，可饮用，还常见小鱼畅游其间。水满则溢到江河、湖泊或田洋，村民常在泉眼四周稍作修葺，简单地垒些石块即可围拢成井。泉井旁边的湖泽田洋，植被茂盛，鹭鸟翻飞，虫蛙齐鸣。那里的野生菜鲜嫩甘饴，水稻和瓜果也清香无比，水菜花、水蕨等珍稀水生植物随处可见扎根。那里的鱼虾蟹长得很慢也很小，但肉质却鲜美无比。

西南天然泉井处位于羊山腹地，由地下水喷涌而得，外加降水补给，属山塘井。如道贡村的姐妹井、扬太村的扬太井、龙泉的市井、新民村的营井、龙塘的洋洋溶潭井等。这些天然的泉井中，有些水浅出水量少，需要用瓢舀到水桶；有些水深量足，人们便用火山石隔开分区，内里的出水口为饮用区，外围的则是洗菜洗衣区域。

竖直筒井是一种人工土井，竖直、筒形，有方形和圆形两种，均通过井底进水。筒井挖掘至岩层出水后，用火山石垒砌井壁，防止井壁坍塌，使井水更清洁，安装高约半米的井圈，防止打水时滑落，也防止泥沙及污染物渗入水井，保障水质不受污染。此类水井主要集中在南渡江附近土层厚、石砾少、地势低、水位浅的地方，海口府城较为普遍。井口约1.2米宽，井约三四米可见水，如龙塘的朱崖井、永巩井、龙泉井和文彩村井等。此类井井口较小，周边通常加筑一圈围栏，地板硬化，既美观大方，又可防止牲畜随意出入。因井不深，宽度窄，汲水时水桶掉落在井中，村民还会直接顺撑着井壁的石墩下井打捞。

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：“永巩井，在县南三十里永巩村。泉清见底，久旱不涸。相传自元末居此，共掘此井，深九仞。”永巩井位于龙塘镇永巩村，据传掘于元代，井口约1.2米，方形，井圈高约0.6米，外圈垒石围栏，直径约7米，中铺方石板。围栏上方分置十圆方大、小不一的石墩，村民说12个石墩为守井石，以佑12个月都有甘泉源源不断。水井入口另有两根石柱，上有镌刻，字迹模糊难辨。

“扬镇井，在县西南三十里抱元图扬镇坊，泉山麓涌出，井深三尺，澄清见底，大旱不涸。当春时，流出灌田数百顷，乡人称为养田井。”位于龙塘仁玉瓦窑附近的“扬镇井”是山泉井，井前为田洋，附近有“扬浴井”“扬前井”两口井，相传北宋元祐年间，杜姓渡琼始祖杜仲儒到澄迈任知县，卒后，次子杜凤岐迁居龙塘美隆村，扬镇井即为杜凤岐发现。

汤勺深井是羊山地区最常见的水井，它通常离江河有一定的距离，深度都在10米以上。此类水井上宽下窄，前狭后宽圆，有长长的台阶通往地下，乍看酷似汤勺。地下的井口处有一平台，井口多为四眼或六眼。汤勺井的开凿难度大，也最考验技术和韧性，它解决了羊山人多年饱受缺水之苦。遵谭镇此类井最多最典型，目前了解到最深的汤勺井是遵谭镇儒冯村的丹发井，井深20多米，176级台阶。代表性的还有龙泉镇的永昌井、永兴的儒本井等。沿着龙泉镇的永昌井石阶螺旋通往地下，愈加昏暗，有滴滴答答的水声及回响，洞内空气潮湿、苔藓遍布、石壁湿滑，井水甘甜润滑却也冰凉彻骨。井底不见光，下井汲水通常要打手电筒，“坐井”也观不到“天”。在井底呆的时间长了，幽深寂静的环境有些瘆人，压抑的心情难以形容。沿台阶上行半程，方始微亮，抬头望天，光线刺眼，复又感受到光明和开阔。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挑水的艰险景象，而各村的开村始祖在生产力低下、生产工具落后的年代，在羊山地区土层最薄、石砾最多的地方，他们开凿一口深水井的艰难程度。



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儒本村的四眼井是一座典型的汤勺深井。

林涛 摄

编者按

海口南部的羊山地区，植被繁茂，水源丰富。然而，虽然那里遍布着众多河流、湖泊和沼泽，也有一汪汪清澈见底的甘泉星罗棋布，但由于土层浅薄、岩石破碎、透水性强，依然令历史上的羊山西南部出现过严重的结构性缺水，是凿井取水解决了羊山先民的生命之源。

如今，自来水已经取代了古井的地位，但羊山独特的井泉文化已成为当地人的集体文化记忆。

琼北人文烙印

羊山古井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益友

因井而设市

羊山的很多地方都是因井设市，因井得名，如扬太、市井、洋洋、洋芝、博让等，“扬”“洋”“让”“井”，羊山土话均发音为 reng，是“井”的意思。龙泉镇市井村，原有一天然泉井，人们因井而定居周边，晨暮聚井汲水，进而形成集市做买卖，故得“市井”之名。明清时期，有官道从市井村经过，人员往来渐多。但古井出水有限，特别是枯水期无法承受大量的人畜饮用，以致集市规模始终难以扩大。20世纪90年代，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开建，位于项目海口原点枢纽的古井被填埋，古市井自此消失。

三永公路龙桥段，一口澄碧湖水呈现眼前，这是有名的扬太

古井，“太”在古汉语中常与“泰”“大”通用，故“扬太”乃“大井”之意。该泉井水绵滑甘冽，口感好，远近取水者络绎不绝，扬太村亦以井为名。扬太井为圆形，直径达10米，井周井底全是黝黑的火山蜂窝石，正前方还竖着三根石条作为井门，开成两口，一进一出，防止汲水时碰撞。扬太井地势较高，却从未干涸。2022年，政府对扬太古井周边进行环境整治，安装了防护栏，井台也铺上了整齐的石板，三永公路也为其绕道，扬太古井成了海口的一处特色乡村景观。

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。”泉井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水源，有水井的地方就有家园，水井也因此成为故乡的象征。

羊山多名井

民国《琼山县志》等志书记录了20多处羊山名井，实际遗存估计有100处左右。

“潭谢博井，在城南十五里，泉从岩穴涌出，其色甚清。如变而浑，则年将瘟疫，屡验。”“珠崖井，在城南二十里东潭图，近抚训村初建城隍庙旧址，其水香甘，饮之可辟瘴疠。”“丹活井，在遵都图。周围三十步，其形如螺，深十余丈，冬温夏冽，儒逢、曰和、儒盈等村汲之。”“旋涡井，在永兴图凤潭村之下流，溪底大石平敷，石洞开一穴，形圆似井，溪流到此为井。所汲则从上旋转而下，无异旋涡，故名。”“洋良井，在亨裕、大挺、杰兴三图儒鸿、儒良二村交界。其泉清甘，长流不息，虽遇大旱，泉水涌出如常，远近村多来汲之，故名洋良。”“洋溶潭，在县西南三十里抱元图洋溶村地，有三潭四井，西边内为长潭，东边为圆潭，外为鲤鱼潭，泉源自山麓涌出，大旱不涸，灌溉田百余亩。潭中多鱼，居以为利。四井泉味清甘，十余乡汲食。”

又记：“永禄井，在城西南三十里永都中团坊。元末福建古田陈金满、金盈随其父觉宦琼，卜居于此，兄弟捐资，各挖一井。金满所挖者在道乐，而此井则为金盈所开，其泉尤旺。井底有一石坑，纵横数丈，系天造地设。岁旱，附近数十村环绕汲之。”另有龙泉镇道聘村的美秀井，石山镇的天成井，永兴镇儒成村的温凉井，遵潭卜创村的养生井等。纵使干旱季节，各村间也没有将水井据为己有，而是与他人共享，正是这汩汩清泉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羊山人。

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羊山的每个水井都有着动人人的故事。据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：“浮石井，在城南二十里东潭图博让村前，有方石四尺余，四面均平，常浮水面，石上篆迹模糊，可辨者‘月中人’三字。”正德《琼台志》载：“仙井，在县东二十里东潭都岩石中。深一丈许，四时常盈。中有平石，左刻‘贞元二年’，右上那崖图。其井天然生成，泉甘冽。上有神迹，旱祷多应，下流达渭溪，灌田甚广。”此井位于琼山区那央村委会爱美村，曾有文人墨客留下诗文。北让井又称“廉让井”，因有周仁浚的题字“香泉肃净”，故又称“周仁浚井”。周仁浚是周氏渡琼始祖之一，宋代开琼第一人，开宝四年（971年）任首任琼州知府。



羊山古井旁往往配备石槽、石盆等生产生活器具。

王益友 摄

禁井如休渔

古时，河塘井泉安全设施欠缺，常有女人和小孩失足溺水，也有一些刚烈的新嫁娘因无法忍受贫穷潦倒的日子，心中的苦楚无人倾诉，而选择以跳江跳湖跳井了断生命的故事。村民以为是水中的鬼魅邪祟招摇蛊惑，吞噬生灵，便在河湖井边盖精卫庙，以此降鬼除妖。有些村子还有湖塘井泉四周填埋石符咒及安放石狗，以加大镇魔驱邪的法力。

除了奉祀龙王、精卫等水神，羊山人还有禁井的习俗。禁井一般是在二月初一，说这是龙王的休息日，不能汲水。有些村子的禁井是从二月初一的午时到初二的午

时，时长12个小时。禁井的前一天，家家户户都会争相汲水，蓄满水缸。禁井时，掌事人检查并清理水井中的污秽之物，砍来露兜树叶置于井边作为围栏，同时敲锣巡村，向村民宣传某时某刻不准到水井汲水。禁井当天，村民也不能动锄挖地犁田，不能在田园劳作，待二月二解禁后方可复耕。村民认为二月二龙抬头，乃吉庆事吉庆日，故是日开始春耕春种，商人也多选这天开张做生意。禁井的习俗今天看来也有其科学之处，可让井水蓄藏沉淀、休养生息，避免过度汲水而枯竭，与“休渔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的迈宝井。

王益友 摄

东河镇是东方市境内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镇，早在西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便隶属九龙县黎母山峒。难怪有人说，东方一半的风情古韵，在东河古镇。多年以来，东河古镇，尤其是镇区内的城镇古城遗址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，吸引着笔者心灵的罗盘。

阳光明媚、云淡风轻的一天早上，笔者和朋友驾车沿着县道天新公路，走了一趟东河镇。从八所到东河约45公里，路途并不远。

到了东河镇上，请一位当地的符姓老同学当向导。他是东河人，参加工作30多年以来，一直在基层负责文物保护工作，对东河的历史人文耳熟能详。在他的引路下，我们直奔城镇古城遗址。走到离古城遗址大约10米的地方，只见一块竖立着的石碑，上面刻着“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”几个醒目的大字。

城镇古城遗址位于东河镇中方村一块平缓的小山坡上，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。遗址四周空旷寂寞，小心翼翼地跨过城墙残留的基石，然后弯下腰注视着废墟上的残墙断壁和青砖碎瓦，隐约感受到一种久远的气韵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所载，北宋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，朝廷在这里设立了岛上民族地区唯一的州府——城镇，到了宋政和元年（1111年）便废黜，先后仅存在4年。

沧海桑田，千载悠悠。面对眼前的废墟，虽然无法解读城镇被撤的根本原因，但从史料得知，岛上文化教育的从前星火，曾在这块土地上闪烁。废墟底下掩埋的不仅仅是残砖烂瓦，还是黎母山峒走向中原文化的起点。因为城镇的设置，使岛上少数民族各部落入籍归安，增进了往来与沟通，维护了一方的社会安宁。特别是城镇的设立，感恩学宫的兴办，对文化教育采取宽容的“有教无类”的措施，加速了中原文化教育在民族地区的传播，使黎母山峒的子弟，与汉族子弟一样，接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。从这点上说，这是黎族地区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。

另据方志记载，城镇存在期间的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城镇学子符确参加乡试考了第一名——解元，次年（1109年）参加在京都开封举行的会试，登进士榜，成为“开琼甲第”的进士。

据查，符确（1068年—1140年），字坚石，原籍儋州高麻都（今儋州三都镇滴源村），是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。符确考中进士后，官至承议郎，曾任韶州太守、化州太守等职务。致仕还乡后，符确又投入到当地文化教育中，甚至深入到更偏远的琼西南（昌江、东方一带）。据传他在今东方市四更镇赤坎村创建“兴贤坊”，以便当地子弟读书，还购置盐田出租，并将租金用于教育，至今仍有人将那些盐田称为“符确田”。

文史专家认为，城镇的设立，除了文化教育的传播，中原汉族的农耕技术和铁器农具也开始传入黎母山峒。当地的黎族先民，逐渐学会了使用铁制犁、耙、镰刀等生产工具，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，从而告别过去“刀耕火种”的生产方式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